熊十力先生易学思想管窥

——读《乾坤衍》

唐 明 邦

一、论衍易宗旨

熊十力先生早年研究西学，后来醉心佛法，“四十岁后，舍佛而学《易》，平生思想变迁，以此番为最大。”^①易学思想可说是熊先生思想的主干。他指示学人为学的途径是学习西学，涉猎佛学，归本《易》学。熊先生倾其晚年心血撰写哲学著作《乾坤衍》，自称“余之思想，变迁颇繁。惟于儒、佛二家学术，各详其体系，用力尤深。本书(指《乾坤衍》)写于危病之中，而心地坦然、神思弗乱。此为余之衰年定论。”^②

熊先生将“衰年定论”之作，定名“乾坤衍”，颇有深刻寓意。他说：“易道在乾坤。”“学《易》者必通乾坤，而后《易经》全部可通也。衍者，推演、开扩之谓，引申而长之，触类而通之，是为衍。余学《易》而识乾坤，用功在于衍也，故以名书。”(《乾坤衍·自序》)可见熊先生之研究《易》学目的在借用《易》学思想来阐明自己的哲学，同就《易》论《易》者大异其趣。

熊先生多次阐发他舍佛学而研究易学的目的。

首先，他认为《周易》本为占卜之书，一经孔子修定，就成为重要哲学著作。它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瑰宝。他说：“吾意《易》之始兴，本缘占卜。乃经孔子修定，则纯为哲学思想之书。永为吾民族玄文鸿宝。”^③

但他认为作为五经之首的《周易》，有“真经”与“伪学”之别。子游、子夏所传者，乃孔子所定古经，是“五经”之根本；六国小儒所传者，歪曲了孔子易学宗旨，是“伪经”。熊先生自称他讲明易学，是为阐扬孔子之道，而力排六国伪学。他说：“大《易》一经，是五经根本。汉宋群儒以《易》学名家者，无一不是伪学，其遗毒甚深，直令夏族委靡莫振，余实痛心。久欲讲明《易》学，复兴孔子之道。”^④

熊先生申明，他研究易学，是为了阐发振兴中华的哲理，探索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思想根源。他是在参加辛亥革命遭到失败之后，为总结民主革命经验而探讨易理的。《乾坤衍·自序》中说：“余伤清季革命失败，又自度非事功才。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，欲明瞭过去群俗，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。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，不敢苟且。”^⑤

熊先生认为，《周易》一书在五经中地位极为重要，它是孔子根据自己丰富的社会经验阐述其深刻哲学思想，自成周密体系的哲学书，是我国哲学思想界之大典。他说：“伏羲远在太古，经验有限。八卦虽美，犹是造端。当时术数家犹资八卦以为占卜之用，并未成为哲学思想界之大典。孔子读八卦，虽有所引发，而孔子思想毕竟是自发自动，是本其弘博丰富的经验，而始有广大深远之创见。是自成宏伟周密的体系。”^⑥又说：“孔子作《周易》，于自然、人事，偏观周览，积测积验，历散殊以见会通，乃至宇宙、人生诸大问题，莫不由远取物、近取身，极深研几始得明确解决。《周易》一经，广大悉备”，^⑦值得深研细读。

熊先生认为，孔子的“真经”同六国小儒“伪学”的根本区别，就在于对待革命与专制、君主与民主等问题上立场、态度截然不同。“伪经”是为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服务的，影响所及，弄得中国数千年停滞不前；只有复兴孔子“真经”之理，才能打破保守思想，鼓励革命，反对君主专制，支持民主。熊先生的易学思想，实是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思；是对旧中国封建法西斯主义思想统治的历史清算。不过是借孔子之口，来讲述自己的哲理。

熊先生认为：易学绝不是书斋里的学问，它是内圣、外王之学，是指导人们成己、成物的大学问。研究易学，正是要解决宇宙人生、社会政治诸大问题。《乾坤衍》写道：“先圣大《易》一经，广大至极，无所不包通，而可约之为内圣、外王两方面。……内圣学，解决宇宙人生诸大问题，《中庸》所谓‘成己’之学在是也；外王学解决社会政治诸大问题，《中庸》所谓‘成物’之学在是也。”^⑧

“内圣”学要旨何在？熊先生认为，中心在于克制小我，树立万物一体的人生观。他说：“就内圣学言，根本反对宗教之天帝及哲学之杂于神道思想者。要归于克治小己之私，宏其天地万物一体之量。”^⑨所谓“克治小己之私”，就是要具有“民胞物与”的精神，树立完美的人格，使小我融入大我，达到万物一体的忘我精神境界；排除一切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尔虞我诈的恶习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

熊先生认为只有树立“克治小己之私”的思想才能使人的生命有意义，才是光辉的人生，不朽的人生。他对这种忘却小我的献身精神，作了热情的歌颂。他说：“吾人与万物，各有种类，要皆先后相继，各以己力，开拓其自身内在根源。是故综观宇宙发展不已的全体，则见乎生命心灵，步步出潜而大显，从微而盛著。人之飞跃，最为奇异、特殊，以其强力发展自身内在生源，遂腾生命之热力于大字，耀心灵之光明于穹苍。”^⑩熊先生的这一观点，实是发挥孟子所谓“养吾浩然之气”的思想，也是对孙中山先生提倡的革命献身精神的阐发；对当时所谓“东亚病夫”的自抱自弃思想是一种鞭挞；企图用以鼓舞国民一致奋起，振兴华夏，扫除萎靡习气，自强不息，刚健进取。

熊先生认为中华民族要自强，必须改造国民性格，树立至大至刚精神。这种精神的威力，超过原子弹。他在《乾坤衍》中写道：“我相信生命、心灵的力，强大至极，威猛至极，非原子弹之力所可比拟。原子弹是无知的东西，经人的心思之力使用之，可以炸毁土地等而已。生命心灵之力，一方猛攻敌阵，一方要战胜顾虑自己生命的种种牵制力；并且于牺牲之后，其余力并不随生命而失，远在同胞与广大群众间发生伟大影响。”^⑪熊先生笼统地讲“生命心灵之力”超过原子弹，当然是不科学的，论述很不充分。却包涵了一种可取的精神，无非鼓舞一切进步人类，在掌握现代科学规律和科学方法的前提下，振起发愤图强的雄风，移山倒海，压倒一切恶势力，战胜人类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阻碍。这种精神力量，的确只有克制小我，万众一心，为革命事业勇于献身，才可能产生。熊先生所说的“内圣”之学，正是要求人们学习哲理，抛却私心，完善人格。“战胜顾虑自己生命的种种牵制力”，全心全意去“猛攻敌阵”，实践《中庸》所谓的“成己”之学。

熊先生根据这种思想，猛烈地批判了《老子》主张的消极无为，“不敢为天下先”的懦夫思想。他认为中华民族的衰败不振，正是老子思想毒害的结果。他说：“老曰：我有三宝，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俭则有之，慈者仅不削于人而已；而不与庶民同患，可谓慈乎？不敢为天下先，视群众之疾苦，无动于心；不肯犯难导率群众以除天下之大患，一切自私自利之思皆出于此。以是为宝而无惭，二千数百年来知识分子无不中老氏之毒。族类之衰，有由来矣。”^⑫足见熊先生讲的“内圣”之学正是要扫除一切自私自利的恶习，视群众的疾苦为

自己的疾苦，敢于冒死犯难，导率群众去“除天下之大患”。说到底，内圣学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华夏正气。

“外王”学要旨何在？熊先生认为中心问题在消灭封建统治，实现民主政治。他说：“就外王学言，根本消灭统治，首出庶物。以裁成天地、辅相万物为大业；以群龙无首为人道皇极。”^⑬这一思，分析言之，有三个要点。创导革命，消灭封建统治；首出庶物，实行民主政治；消灭侵略，实现世界大同。

熊先生认为，倡导革命，是孔子作《易》的出发点。他用《周易》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的观点，诠释“亢龙有悔”的爻辞。他说：“亢龙有悔，穷之灾也。孔子明知周天子不可维持，《大传》曰：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云云。孔子盖以天子统治天下之乱制，由夏殷至于西周，不可不废除，故倡导革命也。”^⑭这就是主张用革命手段，废除君主专制主义，以造成“变则通，通则久”的政治局面。

熊先生引用乾卦的爻辞来比喻发动群众，推翻封建统治，实现民主的全过程。把乾卦的前五爻，看作革命发展的五个阶段。他说：

“乾卦初爻，潜龙之象。表示庶民久受统治阶层之压迫，处卑而无可动作，故以潜龙勿用为喻。

二爻，见龙在田。则以庶民因先觉之领导，群起而行革命之事，如龙出潜而见于地面。

三爻，终日乾乾。言君子志乎革命大业，必自持以健而又健，不忘惕厉。

四爻，或跃在渊。此言举大业者，屡经胜败，或跃而上天，或退坠在渊，此皆势所必有。

五爻，飞龙在天。则以革命从艰难中飞跃成功，统治阶级消灭，一国之庶民，从此互相联合，共为其国之主；天下之庶民，亦必互相联合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群起而担荷天下平之重任。”^⑮

熊先生借《周易》爻辞，阐述自己的民主革命理想。虽不免流于空想，其于民主政治的向往之忧，跃然纸上。以此释《易》，实属空前创论。

熊先生更用“黄裳，元吉”（坤六五）的爻辞，阐发“下民”“共主天下事”的民主政治理想。他写道：“古代天子之衣，其色黄。裳者，衣之施于下体者也。裳而黄色，则是下民起而夺天子之权与位，用天子之服色。”“下民而用天子之服色，则是下民群起革命，废除天子制度，消灭统治阶级；下民一齐伸出头来，共主天下事。”^⑯对爻辞的解释虽不免牵强，然非亲历辛亥革命运动者，不能有此别开生面的解释。借衍述《周易》而宣扬民主革命思想，是熊先生的苦心孤诣。

熊先生对民主政治的各项具体措施，也有所论列。他说：“《周官》经则于统治层推翻之后，积极建设新国家。对内，则急于作动人民，取消私有制，土地国有，一切生产事业皆是国营；新制度之建立，以均与联两原则为依据。”^⑰所谓“均”，即孙中山先生倡导的“平均地权”；所谓“联”，即“一国庶民和广大庶民的互相联合。”不难看出熊先生捍卫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。

关于国与国之间，互相联合的思想，熊先生也有具体阐述。他主张：革命成功之后，“至于对外，则倡导国与国之间力求融合。如交通，则开辟国际道路；生产，则新工具可相观；商务，则有无可相通；政俗，则得失可相仿。彼此以真正平等之精神见诸行事，消除怨恶；大国不欺小国，小国不侮大国，以此为破除国界之先导”^⑱熊先生主张：“天下者天下人共有之天下。彼此同恪守大平、至平之原则，一切图谋，一切事业，一切建设，皆从大平、至平

而出发，自然天下一家。”^{①⑨}他坚决反对的是：“帝国主义国家，对内则剥削大多数劳动人民，对外则侵略弱小的众国。人间世根本找不出一个平字，此真人道之忧也。”^{②⑩}

在民主革命之后，对内取消私有，人民作主；对外，反对侵略，各国平等联合。这就是熊先生的民主革命理想，也就是他所称颂的《礼运》大同理想。对孙中山先生“天下为公”思想作了具体发挥。

可惜熊先生的这些宏论，乃出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。无可伟言，这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的呼声。因为他所憧憬的革命，在中国早已完成。中国大地上蓬勃开展的已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了。他对革命的性质未作区分，对到达大同世界的途径，更属幻想。他绝口不谈谁来领导这场革命。这个问题认识不清，则一切革命议论，只能是纸上谈兵。熊先生之可敬在于他始终坚持民主革命的理想，成为共产党人的朋友；他的可悲处，也在于他落后于时代潮流，未能把民主革命思想发展到一个新水平。身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，头脑中考虑的仅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老问题。这使熊先生的易学思想，不能不带有鲜明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。

二、论易理精蕴

熊十力先生抱着探索中国社会闭塞落后的原因，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目的研究易学，积数十年之功力，至晚年呕心沥血，写作《乾坤衍》以阐发易理精蕴。在他看来，易学思想的精华所在，约有三端：即“体用不二”的宇宙观，“日新不已”的发展观，“变必有对”的矛盾观。他认为明此三端乃能建立民胞物与的人生观，坚持民主革命思想，实现世界大同理想。

熊先生为树立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”，小我融于大我，小宇宙合于大宇宙的物我一体的人生观，提出“体用不二”的主张。认为宇宙的本体即是真元，万物乃本体的显现。在宇宙本体之外，绝不存在上帝。他说：“孔子作《易》，废除天帝。于流行而洞彻其元；于万有而认识其体，譬之于翻腾活跃的众沓，而明了其本身即是大海水。是故万有即实体，即流行、即真元。一言以蔽之：曰体用不二。”^{②⑪}

“真元”乃宇宙本体。即是万有，即是流行。“真元”就是熊先生所说的乾坤，它既不是单纯物质性的实体，又不是单纯精神性的本体，而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。真元本身就是宇宙大生命。他说：“天地万物共有之生命，即是各各独立之生命；万事万物各各独有之生命，即是其共有之生命。奇哉生命，谓其是一，则一即是多；谓其是多，则多即是一。”^{②⑫}

熊先生把乾坤看作宇宙之“真元”，从而对乾坤作了别开生面的解释。认为乾不是指阳气，坤不是指阴气。乾是生命和心灵，坤指物质和能力，二者永远统一不可分。他说：“圣人所谓乾者，乃生命、心灵之都称耳；圣人所谓坤者乃物质、能力之总名耳。阴阳二气，圣人早已扫除尽净。而汉以来治《易》者，始终不舍阴气阳气之迷谈，岂不怪哉”。^{②⑬}

熊先生坚持乾坤一元论，认为阴阳二气是二元论。他说：“万物各有的内在根源，即是万物共有之一元。万物共有之一元，即是万物各有的内在根源。万物本来是互相联系，互相贯穿，互相含入，互相流通，不可分割，不可隔绝之全体。故就全体来说，万物是共一根源，就每一物来说，每一物是各有内在根源，其实根源一而已矣”。^{②⑭}

在此基础上，熊先生论证了人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思想。实是用《易》学思想论证了庄子所谓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思想。排斥了上帝在人生与宇宙间的地位，而坚持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合理思想内容。《乾坤衍》写道：“改造闭塞沉坠之物质宇宙，为生命充沛活跃，光焰腾腾，生机洋溢，进进不已的宇宙，是故圣人废除古术数家乾是阳气、坤是阴气之迷

谈，而直说乾为生命和心灵，坤为质和能，人身与大自然浑然为一完整体，不可分割。”^②又写道：“吾人七尺之形，虽若独立体，实与太空无数量诸天体，乃至一切物，皆互相维系，互相流通，为一完整体。人之躯体如是，任何物之形体无不如是。一微尘与三千大世界通为一体，况物之钜者乎？”^③

熊先生用体用不二的观点，否定了上帝的存在，也否定了心物二元论。但他将心物统一的观点，推而广之，认为一切“真元”都是心、物统一体，肯定一切物质皆有心灵，宇宙间没有无心灵之物存在。因此不免坠入唯心主义物活论的迷途。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是物质发展的高级阶段的产物的观点，从体用一元论，走到心灵与物质，从来不可分的地步，不自觉地走到唯物主义的反面去了。

其次，关于日新不已的发展观。

熊先生认为《周易》思想的精华所在，还在于宇宙万物时时舍故图新，日新不已，无限发展。只有真正树立了宇宙日新不已的发展观，才能坚持革命理想，为革命而献身。

《乾坤衍》写道：“孔子作《易》，阐明实体。盖先有两原则，藏于其胸中而后下笔。肯定现象真实，万物真实，以万物和现象为主，此是第一原则；肯定宇宙是从过去到今，以疾趋未来，为发展不已的全体。学者当综观其大全，不宜割裂现象，妄有取舍，此是第二原则。”^④熊先生把“宇宙发展不已”作为孔子作《易》的第二原则，足见这一原则的极端重要性。他用了很多篇幅对这一原则详加阐发。他说：“今略谈第二原则。万物是从过去到现在，以趋于未来，发展不已的全体。……是故综观万物发展之完形，便可悟到物无先后，其出生都不偶然。万物同资取乎一元实体以成其治，以弘其生。”^⑤

熊先生用宇宙发展不已的原则，描述天体、生物和人类之心灵三者相继发展的过程。他写道：“万有现象之发展，盖鸿荒肇启。无量诸天体逐渐凝成，散布太空，是为物质现象盛著之始。无机物世界既成，生物相继出世。……生命出潜而见，从微至著。……生命得优良之凭藉，则发扬日盛。心灵初露于植物或低级动物中，……及生机体改进，至高级动物，以极乎人类，生命力充实不可以已，心灵亦离暧昧而大显其明睿昭哲、无亏无蔽之光辉。”^⑥

他把宇宙的无穷发展称做“生灭灭生”的无尽过程。对“生灭灭生”的概念作了详细论述：他说：“何谓生灭灭生？答：任何物都不守其故。如窗外古木，历年久运。人皆以为此木坚劲常住。殊不知此木，自其萌芽至于今日，虽历百年，而经过生灭灭生，不知多少次，实无停住之一瞬。盖自其出现以来，尝于每一瞬间，灭故生新。未尝有一瞬之顷，得以保留其旧形旧质而不改者。”^⑦

熊先生还分析了事物中乾和坤两种属性，在生灭灭生发展过程中，具有不同的作用。乾的属性是“不守故”，坤的属性是“乐因循”。不守故物与因循故物，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，从而推动事物不断发展。

对于乾的作用，他阐述道：“乾之为用也，健健无息，进进不已，无有一瞬一息守其故，无有一瞬一息而不疾趋未来。故乾者不留已往、不住现在，而常作未来之前导者也。”^⑧

关于坤的作用，他认为与乾相反，不是不留已往，不住现在，而是乐于因循。其主导方面，在于留守故物中的一部分特性，即使故物常变不已，仍能基本上保留其故有特性。他举例阐明这一原理说：“就生机体的世界而言，低等动物出生，植物已往矣，而坤道犹保留植物的形体之类型也。高等动物出生，低级动物已往矣，而坤道犹保留低级动物的躯体之类型也。人类出现，高等动物已往矣，而坤道犹保留高等动物的躯体之类型也。”^⑨

熊先生虽然承认宇宙万物发展不已，一瞬一息都在舍故图新。但他不认识事物发展有量

的增长同质的飞跃的区别，只强调高等动物保留了低等动物的躯体的类型，人类保留了高等动物躯体之类型，而未强调二者有质的差别。因此，他在论述事物的发展时，着重肯定发展是由简单而繁盛，由微小而盛大。他说：“从发展言，物之至精者，本隐之显，不可以其隐而未见，遂轻断为本来无有。夫威势最大者，莫如隐藏之力，藏之越深，隐之越久，则其发动也，便如雷雨之动、满盈。万物之发展，恒始于简单，终于繁盛；始于微小，终于盛大。”^③

第三，“变必有对”的矛盾观。

关于宇宙万物发展的动力问题，熊先生明确认为，动力在于事物的内在矛盾。他认为《周易》发展观是建立在“变必有对”的矛盾观基础上。“变必有对”的思想，同样是《周易》思想的精华之一。

《乾坤衍》肯定事物内部隐含的矛盾，是一切变化的“动机”。“变不孤起，物理，人事，随在可徵。宇宙开辟必由于实体内部隐含矛盾，即有两相反的性质，蕴伏动机，遂成变化。”^④它认为乾坤两方面是同时存在的，并非“两物”，只是对立统一的“两方面”。写道：“乾道变化云云者，此中言乾道，即伏有坤道在内。所以者何？乾坤非两物，只是两方面。……独阳不变，孤阴不化。变必有对，是常理也。”^⑤又说：“宇宙大变，肇始万物。试究大变所由成，决不是独立或一性之所为，其必实体内部含藏互相反之两性，交相推动，以成变化。”^⑥

熊先生借用《周易》关于“阴阳交感”的思想，来阐明万物的变化。他认为由于事物内部存在的矛盾双方，发生“交感”，于是引起事物变化。无交感即无变化，亦无万物。《十力语要》记载一则对话说：“余问《易》咸卦，天地感而万物化生。先生曰：天地者所以象阴阳也。一阴一阳而始交感，否则无所感。万物生起与变化，皆阴阳交感之为也。离阴阳交感，即无有生化的，即无有万物也。”^⑦

熊先生认为，宇宙万物都有内在矛盾，人生也有内在矛盾。有了矛盾，人的智慧乃能日益充实，精神境界乃能日益高大。矛盾不是“可厌之物”，而是人生进步的动力。他写道：“人之生也，禀受乾坤相反之两性，其内部生活本不能无矛盾。然矛盾非可厌之物也。人生每由矛盾推动乎中，卒乃照见内伏之一团黑暗，而发愤图强，化除矛盾。上造乎广大智慧，刚建自胜之最高境地，而人道乃至尊矣。”^⑧不怕矛盾，化除矛盾而不断前进的人生观，是富有革命进取精神的人生观。熊先生毕生是实践这种人生观的。他的人生道路尽管十分坎坷，却艰险如夷，自强不息，刚毅不阿，决不苟合迎世。

熊先生认为矛盾双方、交感冲突的结果，终归是化除矛盾而归合一，达到保合太和的人道原则。他说：“乾坤之实体是一，而其性互异，判为两方面。乾坤两性之异，乃其实体内部之矛盾也。乾主动开坤，坤承乾起化，卒乃化除矛盾而归合一。宇宙大变化，固原于实体之内部有矛盾，要归于保合太和乃利贞。此人道所取则也。”^⑨熊先生不能很好地认识矛盾双方的斗争性，过分强调其统一性。他把矛盾的合一而太和，看作宇宙变化的自然法则（“天则”）。他写道：“乾主变、开坤、坤承乾而化。阴阳两性化除矛盾而归合一，是谓太和。乾坤合一而太和，如自宇宙而言，则乾道统坤与坤道承乾之天则，昭然著明。”^⑩忽视矛盾的斗争性而夸大矛盾的统一性，是一种片面观点，这同他看不到事物发生质的飞跃的思想有内在联系。同样反映了熊先生哲学思想的认识局限性。

三、论易学发展史及研《易》方法

熊十力先生阐扬佛学，深研易理，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，关键在于探索了一套研究《周

易》的独特方法。这一方法的要点是：批判汉代易学，改造宋代易学，吸取船山易学成果，揉和佛学与现代自然科学而自求会通。

首先，熊先生批判了汉易和宋易的错误思想倾向，为研究易学树立宗旨，其核心思想是研究易学须与当今时代思潮相结合。熊先生认为：任何学派的建立和发展，都离不开用时代思潮去改造旧的思想资料。他说：“凡一学派之传衍，恒缘时代思潮，而使旧资料有所蜕变，新资料有所参加。此中外所莫不然。”^④

熊先生批判汉代学者利用《周易》宣扬天命论及迷信方术以欺骗人民。写道：“汉人所谈天道，乃上古先民迷信天帝之道，而王者诡称受天帝之命以镇压下民者也。汉人谈气，乃数术家之阴阳二气，本非孔子以乾为阳性、坤为阴性义也。古代帝王利用数术以愚众民，凡此皆当驳正。”^⑤他分析汉代易学家对乾卦六爻的解释，以揭穿其利用《周易》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行径。写道：“乾卦六爻，汉人假借之以傅会帝王之事。初爻，则以文王被商纣囚困时，是谓潜龙。二爻，则谓有人君之德者，当升居天位。……五爻，则飞跃而居天位。汉儒拥护皇帝之思想极浓厚，坚固。……余在清末，闻先父其相公说史事，每念皇帝专制之毒，何故容忍如是其长久，未尝不悲且忿也”^⑥。

其次，批评宋代学者研究《周易》，轻视劳动人民，提倡忠君思想。他写道：“宋以来治《易》者，其所谓人事，皆继承汉人拥护统治之主张，提倡忠君思想。程颐之《易传》，其愚陋甚于汉人。杨氏诚斋《易传》、师法程氏之意。……皆广陈用人、行政得失，垂为鉴戒。冀帝王修省，好自为之。”^⑦熊先生借注释《易传》“首出庶物”一语，宣扬民主革命思想，而批评程颐，他说：“首出庶物云云，本谓天下劳动人民，当倡首革命，同出而共治天下事，不应有统治阶级存在也。”“宋易家程颐注云：天为万物之祖，王为万邦之宗。乾道首出庶物而万汇亨，君道尊临天位而四海从云云。……昏俗之成，由来久矣。”^⑧

熊先生把老、庄思想看作《易》学别派。他说：“老子一生二、二生三之说，盖本于卦，每卦皆以三爻明变。老氏申述此旨也。庄子尊孔而述老，其学渊源于《易》……魏晋人推本《周易》、《老》、《庄》，谓之三玄，不为未见。”^⑨

熊先生认为汉易主张尊天命，宋易主张忠君主，老庄主张“不敢为天下先”，都与易学的宗旨不相牟，不是易学思想的好传统。欲阐明孔子易学大道，当另辟蹊径。

熊先生十分欣赏明末清初王船山的易学思想，称赞再三。

熊先生称赞船山易学，独有精采，写道：“船山易传，在汉宋群儒中，独有精采，虽有二元之嫌，其犹白日有时而蚀，终无损于大明之光也。”^⑩熊先生认为王船山易学思想虽“独有精采”，但并未引申到政治思想，倡导革命与民主，故仍然“未识孔子之道”。他说：“晚明王船山作周易内外传，倡乾坤并建之说，颇近于二元论。船山时有精思，而未识孔子之旨，则无可为之讳也。”^⑪其实对船山易学思想的这种评价，是欠公允的。船山易学思想并无二元论之嫌，其社会革命思想也是相当激烈的。

熊先生赞许王船山“力求实用”的精神，颇为中肯。《十力语要》写道：“唯宋儒于致用方面，实嫌欠缺。当时贤儒甚众，而莫救危亡，非无故也。及至明季，船山、亭林诸公崛起，皆绍述程朱，而力求实用。诸公俱有民治思想，又深达治本，有立政之规模与条理，且皆出万死一生以图光复大业。志不遂而后著书。要之，皆能实行其思想者也，此足为宋儒干蛊矣。”^⑫对船山思想、志趣的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。又说：“余少年时，读船山易外传，虽不尽契，而觉其有睿思特识，汉宋诸名儒未有能及之者也。”^⑬《十力语要》记录了熊先生对船山思想的全面评价，有四句话。他写道：“晚明有王船山，作易内外传。宗主横渠，而和会于濂溪、伊川、

朱子之间，独不满于邵氏。其学尊生以箴寂灭，明有以反空无，主动以起颓废，率性以一性欲。论益恢宏，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。然其骨子里，自是宋学精神。”熊先生对船山思想中联系现实、改造社会的精神，再三称许。他说：“宋以后，有高才特识者，覩夏族颓靡成习，鲜不欲雄才独制于上，作动天下群伦，而图成功，变衰俗。张江陵、王船山、王子寿，皆此志也。”②

熊先生于船山易学思想，一赞其独具精思，二赞其力求实用，三赞其志在振群伦而变衰俗。这些称赞也正是熊先生治《易》的宗旨。

最后，熊先生由论治《易》进而论及治学方法。要点有三。一，联系现实生活。他说：“夫思辨精密，莫善于西洋；极论空无，荡除知见，莫妙于印度佛法；尽人合天，体神化莫测之妙于人伦日用之中，莫美于中国③所谓体“神化不测”于“人伦日用”，即联系现实生活领悟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，力戒空谈和幻想。二、由统知类，由博返约。他认为治学当以本国学术为基础，兼攻西学与佛法。主张“大通而不虞其睽，至约而必资于博；辨异而必归诸同，知类而必由于统。”④由统以知“类”，即掌握一般原理而触类旁通；由博而反“约”，即泛观博览以广见闻而从中撮其精要。三、取法王弼“通象而兼扫象”的独创精神，注重领悟大体，而切忌细碎工夫。他写道：“若王辅嗣治《易》，通象而兼扫象，可谓有考据工夫矣，伊川则未也。然辅嗣之于考据也，亦领其大体而已，若果困于此，用细碎工夫，则又何可成其为辅嗣耶？吾之于佛家，亦若辅嗣之于《易》焉已耳。”⑤

熊先生将自己学术思想的变化过程，总结为思想方法和治学方法的变化。他学习《周易》时，对于乾坤二卦之《象传》，领会独深。“自是归宗孔子，潜心玩《易》。翻沙砾以寻金屑，披荆莽而采珍品。余年三十左右，倾向出世法之意颇盛，四十岁后，舍佛而学《易》。平生思想变迁，以此番为最重大。”⑥入佛而舍佛，通象而扫象。熊先生治《易》，不为象数所限，不为文辞所拘，融贯中西，独具精思，十力易学，即十力哲学，熔世界观、方法论和社会政治思想于一炉，标扫象明《易》之灼见，立研《易》明志之良规，虽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过时总结，足资后学立德立言之借鉴。其晚年呕心沥血、力疾著书之精神，犹堪敬佩。吟此小诗，聊表思慕之忧。《谒青云寓有感》：昂首天外道问学，斗室横床悟真常。民胞吾与终身乐，万化乾坤胸中藏。

注释：

①②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《乾坤衍》第二分，第24页，第132页，第131页，第55页，第78页，第66页，第25页，第55页，第102页，第101页，第103页，第99页，第100页，第101页，第101页，第118页，第3页，第52页，第18页，第6页，第43页，第40页，第4页，第24页，第65页，第69页，第48页，第10页，第83页，第34页，第115页，第93页，第133页，第95页，第133页，第96页，第21页，第16页，第56页，第133页，第24页。

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① 《十力语要》卷一第3页，第72页，第2页，第3页，第57页，第1页，第51页，卷三第34页。

④⑤⑥⑦⑧⑨⑩ 《乾坤衍》，第一分，第8页，第8页，第70页，第70页，第84页，第71页。